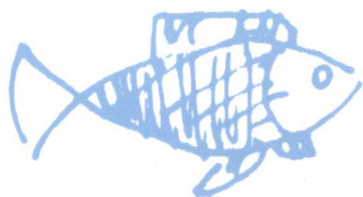


Perch



给无法释怀的青春

原来，喜欢一个人的时间是1秒。真正的爱上她的时间是10年。而她离开我7分钟就够了。我在想，我忘记她又需要多久？

鲈鱼

苏善生◎著

Perch
鳊鱼

苏善生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鲈鱼/苏善生著. —重庆:重庆出版社, 2009.6

ISBN 978-7-229-00553-5

I. 鲈… II. 苏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43203 号

鲈鱼

LU YU

苏善生 著

出版人: 罗小卫

责任编辑: 何 晶

特约编辑: 李 含

责任校对: 杨 媚

装帧设计: Apple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 庆 出 版 社

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

北京业和印务有限公司发行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L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890mm×1204mm 1/32 印张: 8.25 字数: 145 千

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0553-5

定价: 22.00 元

如有印装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
录

第一部 芍药篇

第一章 黑色铃兰/003

第二章 褐色蝴蝶/019

第三章 灰色公路/045

第二部 洛初篇

第一章 棕色天珠/075

第二章 紫色耳环/101

第三章 蓝色戒指/127

第三部 鱼蔓篇

第一章 黄色森林/153

第二章 红色大河/179

第三章 白色山峦/201

人物年表/229

后记/235

再记/251

第一章 黑色铃兰

∴
∴
∴



1. 遇见我，嫁给我，杀了我

他说，芍药，如果累了，就回来。

我叫芍药。

时间是初冬，天稍稍有点凉气，小小的火车站台，尽现枯黄脉络的梧桐叶子孤寂地飘翻。我穿着一双咖啡色的皮靴使劲地踩着逐渐冰冷的水泥地。左边是一排候车椅，有一对母子。儿子抬起头看天空，天真地问母亲，为什么还没有下雪？声音清脆如竹子轻轻破裂。母亲不回答，只是看向站台口，那里站着一个穿西装的男子。

那个来送我的男人，身影越来越远。

他说，芍药，如果累了，就回来。可是如果我真的累了，怎么还能回来？

拥挤脏乱的火车车厢，我的座位是七号车厢五十六号。我背着



一个深蓝色比我还要高的帆布包，找到座位，把包塞到座下。我的眼睛还没有扫清坐在我对面的一个男子，却听到他欣喜地看着我喊我的名字，芍药，巧。

他有一双犀利而又深邃的眼睛，里面透出一股霸气。他看着我，喊我的名字，芍药。

我似乎忘了很多过去的事，我总认为自己已成熟。

我挪动身子，要走。他拉住我说：你别忘了，你说过的，遇见我就嫁给我。

我问他，我说过吗？

我似乎忘了。

我将藏红色的方格子围巾围在大半个脸上，掩住逐渐潮湿的眼睛，假装睡去。明知道那个男人就在离我不远的地方看我，我却无动于衷。车窗外，大片大片的绿色物体飘然远去，那是年华。

子夜时，车停下来，是一个小镇，很静。车小停三分钟。我走下来，忽然不再想走，我毅然背起行李包，走出站台。我听到那个男人在我身后跟来，他说：你想走到哪儿？我猛地停下来倚在路旁的墙上说：你是否愿意跟我走？男人说：愿意。

肮脏的小旅馆。一个老太太开的门。男人说：住一宿就走，开个房间。我跟在男人后头，看着他宽阔的后背，心里涌出一股悲凉的幸福。

男人倒头就睡了。我看着他，像看着一个孩子。他枕着一个黑色

的皮包,他一直没有离开过这个包。我想,那里面会有什么?这个我已遗忘的男人又来干什么?我的手突然很凉,我看见是床头的一把剪刀。我很随意地拿起剪刀,用力在他胸口的地方插下去。于是我看见猩红的血涌了出来。男人只哼了一声,没有我想象中的挣扎。很好,我站了起来,把沾有这个男人血液的手,在他的身上来回擦了几下,转过身,微微一笑。

镜子里的我如此的美。

我问这个男人,你怎么能睡着呢?难道你不知道你有多少债需要偿还吗?

打开男人的包,整整一皮包的钱。我把包合起来,推开门,离开。

至于这个男人是谁,我暂时不想再提。或者,我暂时需要忘记。

凌晨四点的汽车上,只有三个人:司机,我,一个挺着肚子的女人。她斜倚在肮脏而破旧的汽车座上,似睡却未睡。我看见,有东西打湿了她的双眼。那双眼很是漂亮,但又太抑郁。我坐在车的一角,昂起头,无聊的看车顶。我努力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孩子。然而,就是这个孩子,三分钟前在陌生的小镇上杀了一个已经忘记叫什么的男人。这很累。看那个女人,为何伤心?其实,在这世上又有什么值得伤心?万事皆为过眼云烟。

夜色总是让人感到焦虑,但我又怕阳光灿烂的时刻忽然到来。我怕躲不开。我是懦弱的,不然我不会离开那个叫临沂的城市,也



不会离开一个叫洛初的男人。那年他 24 岁，我 21 岁。

在天空开始明朗时，我已决定了方向，云南丽江。

晨曦时分，车抵达一个叫日照的城市，一个美丽的小城。美丽的，在我看来，一切陌生的东西都可以叫做美丽。经过一个便利店，我进去买了新鲜气味的毛巾，六神香皂，青草味的香水，大瓶装佳洁士牙膏，安心纸巾，在车上充饥的方便面，奶酪，香肠火腿及我最爱的沙琪玛，知心瓜子，绿箭口香糖。在皮包市场买了一个最大的帆布包，然后把它们笼统地都倒进去，不分彼此。在科技商场花两万零六百元买了一个 SONY 的数码摄像机，纽曼的 MP3，然后到网吧充电。买了南去的车票，不要目标。最后我来到银行存储剩下的钱，总计一百七十万元整。

车厢依旧肮脏，我仍是挤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。张开眼，陌生而嘈杂的人群。在我身边的一对情侣紧紧地依偎在一起，无限亲密，如胶似漆。在我身后，是一群少男少女，背着奇异的不伦不类的小包，唧唧喳喳地说个不停，时而大笑。那是一个无忧或不知忧是何物的年龄。我的呢，已逝去或忘记。前方是一个不停咳嗽的老头，颤巍巍地站起来拿车顶上的包，无人去扶，都视而不见。这是一个钱掉在地上却无人去拾的年代，没有人敢拾。我开始闭上眼，想睡去，不再醒来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到了何地，醒来。我睁开眼就看见了女人。

她定定地看着我。她走过来，坐在我的身旁，手里拿着一张照片。一个扬着双手的男人，身后是海，无边无际。她说：你杀了他。我看着她，很认真地说：对不起，我忘了。

女人挺着肚子很艰难地闪过拥挤的人群，然后站在我的身旁。我想站起来给她让座，她按住我的肩膀说，不用，我还是站着好些。我坐下来，闭上眼思考这个女人，毫无头绪可言。她是谁？女人似看懂了我的心，她说，我肚子里的这个孩子就是他的。我竭力使自己平静，使自己漠不关心这一切的是非。然而我不能。女人提到一个让我心碎，可能要纠缠我一生的男人。

他叫洛初。

2.你那里下雪了吗

女人说，一切都躲不过命运。

那一年，我爱上了一个叫十五的男人。他路过我的花店，只是路过。他买了一枝白色的玫瑰，然后送给了我。我问他为什么，他说：一路走来，你是第一个让我一眼就心动的女人。

然后他停下来，在我的店里住了七天。最后我有了一种与他相依到老的感觉。我从未有过的感觉。可是七天后，他还是要走，意已决，我无法把他留住。他走时，给我留下钱。他说：你去开一个吉他



店,名字叫“你那里下雪了吗”。至于盈利,我们平分。然后他给了我一个农行的账号。我说:可是我不懂乐器。他回过头,说:你会懂的,你还会做得很好。他迈上火车,不曾回头。

以后一年的时间,他杳无音讯,一直到我生日的那天。这一年,白天我专心经营吉他店与鲜花店,夜晚放纵地想他。很多时候,抱着枕头哭泣的我,在夜色里,恐惧、落寞、忧伤、堕落。

十一月八日,我的生日。关上店铺,独自坐在庞大的餐桌前。一个人点上二十四根蜡烛,一个人许愿,一个人吹蜡烛,一个人唱生日歌。接着就哭了。泪落在奶油上,打出一个个小坑。这时他打来电话问我:你那里下雪了吗?他没有提生日的事。我知道他假装不知道。有很多人都想回忆和遗忘某些事,可是他们做不到。安妮宝贝在她小说里写道,爱里面有太多的贪恋胶着,才有离散和不舍。

我听着手机里传来遥远的风雪声,听着啪的电话挂断声。我抓起蛋糕狠命地塞在嘴里。我想知道,思念与爱恨是否能随泪水和食物一起消化。

我等了他一年。这一年,店铺盈利七万余元,我给那个账户打了四万。然而,钱却退了回来,回来的还有一张单子:此账号已不存在,请详查后再打款。

一个人忽然想去做某些事,或许只是因为太寂寞。

我打算去找他。没有太明确的目的,只是凭着感觉信马由缰。可是,你知道吗?我走过七个城市后,彻底失望了。在每一个城市

里,都有他的影子,都有一个“你那里下雪了吗”的吉他店。而且每一个店里都坐着一个忧郁的女人,都认识一个叫十五的男人,都在等待那个给予过她们爱的男人的归来。可是她们谁也不知道在远方的城市里,有一个和她们一样的女人。而且不只是一个!

我打算停止这段可笑的感情,回到生我养我的那片土地,安心地找个可以依靠终身的男人,平静地过下去。可是,我说过的,一切都逃不开命运的安排。在回去的火车上,我遇见了一个叫洛初的男人。他一路上与我瞎扯。我忽然就笑了,也是此刻忽然从十五的梦里醒来。我对洛初提起这段感情,他笑着说:你已忘了,不是吗?

如。他喊我如。

他似乎知道我的一切。他说:你叫如。你在青岛有一家吉他店,名字叫你那里下雪了吗,还有一家鲜花店,生意却是越来越不景气。你在找一个男人,你很爱他。然而他却注定了要四处漂泊。你现在很失望。不过你要记住,在这个谎言里,有一半是你的过错。为什么呢?因为你是女人。因为你有过一段刻骨的恋情,最后却无疾而终。你对感情失望,所以和他做爱的时候已经不只是爱情了。

3. 沉重的季节, 沉暮的荒野, 我轻轻地把你的手放开

我笑,笑容如血色的玫瑰肆意地绽放。



对不起,你叫什么?那个女人问我。

我双手交叉放在右腿上,右腿叠放在左腿上摇晃。芍药。我如实回答。

我也认识十五。我也认识洛初。

他抛弃了你,所以你杀了他。是吗?梅如坐了下来问我。

我笑。我说:不是。杀他,是因为我真正爱的一个男人。十五欺骗了他。十五是他最好的朋友,却在生意上卷走了所有的款项。他现在一无所有。而十五却不应该遇到我。在我离开那个男人的时候,他祝我幸福。我说,我替你挽回一切。那个男人说,你能挽回感情吗?

十五只是我生命中的过客,而他不是。他是我一生要停泊的避风港。

你知道他是谁吗?我问如。

如说:他是谁?

我说:除了对一个女人的感情,他是我所见过最理性的男人。他叫洛初。

梅如愕然。

世界就是如此之小。洛初与十五是最好的朋友,从小一起长大。然而两人的感情世界却有如此大的差异。在他十七岁那年,他们同时爱上一个叫蓝的女子。但是他们谁也没有得到她,一直到今

天。洛初依然痴心不改，而十五却开始游戏感情。

就是这样。两人一起经商，结果十五卷款而逃。洛初彻底失望，终日与酒为伴。直到十天前，我对他说：你起来。他站了起来，走向的却是等待蓝的地方。我惊讶他的固执，却无法让他退步。可我知道他的这段感情注定已经失败。

为什么？

因为蓝结了婚，而且她从未对他有过感情。她爱的是十五，一个让每一个女人都痴迷的男人。然而她也没有嫁给十五，她嫁的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男人。而那男人就是我介绍的。

梅如再次愕然不语。这一切并不奇怪，你知道我为什么离开洛初吗？因为我爱他，我也知道如果有最后的选择，我是他的唯一。他也别无选择。我就是想用时间来证明一切。我就是太明白了，真正的爱情应该学会分离，真正的爱情不应该走进婚姻。

我问梅如：你能帮我吗？

梅如说：什么？

我要你把这个孩子流了，我要你回到临沂，我要你假装很巧地遇见洛初，然后你把他拉起来。他是一个很好的商人，而你也是。到如今我再也想不到还有谁比你更合适。

可是我先做什么？

你把这张卡拿着，里面有一百七十万元，它就是你的资本。我相信你，就如我相信洛初。

好，我答应你。梅如点头。

这是一个立场坚定、遇事冷静、心思敏捷、极有商业才能的女人。我敢预测，十年后，在整个临沂，没有人会不认识一个叫梅如的女人。

4. 其实沙漠的那边还是沙漠

丽江曾经无数次以美丽婀娜的身姿，出现在我的梦中。而当我站在她的大街上时，我又一次失望。似乎每次都是这样，没走过的地方总是那么美，而你走来除了陌生之外，毫无感觉。这就是我，注定也要像十五那样一生漂泊吗？

可是我还是住了下来，大概是因为这里的冬天很少下雪。我永远不会忘记洛初送我时说的话，他祝我在冬天里找到一个温暖的怀抱。我承认我是一个倔犟的孩子。我总认为自己不会长大，所以我天真地固执，可爱地与他对决。没有冬天，哪来温暖的怀抱呢？我想问一问他。

从报纸上找到一家藏饰店要转让的消息，于是根据地址拿着地图，来到一条阳光明媚的大街。不知名字。似乎我对各个地方的路名都很反感，从未想过要去记住它们。就像我的手机号码，到现在我也没能记得。是53-8号，我喜欢的数字。相命人对我说过命数为5或3，尤忌7数。当时我想到的就是王家卫的一部电影《东邪西毒》，其中欧阳锋

有句自白叫做尤忌 7 数。后来欧阳锋又回到了白驼山,因为他的爱情已逝,因为他终于明白了沙漠的那边还是沙漠。

那么我呢?我不知道当我回去的时候,爱情会不会等我。我会不会终于明白在每一个陌生的城市都会寂寞?

店老板是一个中年男人,很热情地接待我。他美丽的妻子给我端上清茶。坐下,然后中年男人说:这店我们夫妻已经经营了四年。现在我们想回西藏,所以要把它转了。

你们是藏族?

我是。我妻子不是,她是土生土长的丽江人。

你们为什么回去?

想家了。

就这么简单?

就这么简单!

他妻子笑着报出了转让价及相关的事宜。

我满口答应。我喜欢藏饰,喜欢它的返璞归真,喜欢它的粗糙,喜欢它的六字真言,喜欢西藏的每一片土地以及热情淳朴的藏族人。

这是一种平淡的生活。一个人坐在柜台上听着清爽的音乐,有淘气的阳光从窗隙跑进来。有我从未见过的如此蓝的天空,如此白的云。这儿并不是很繁华的街道。静静的一条大街,左邻是一家书

